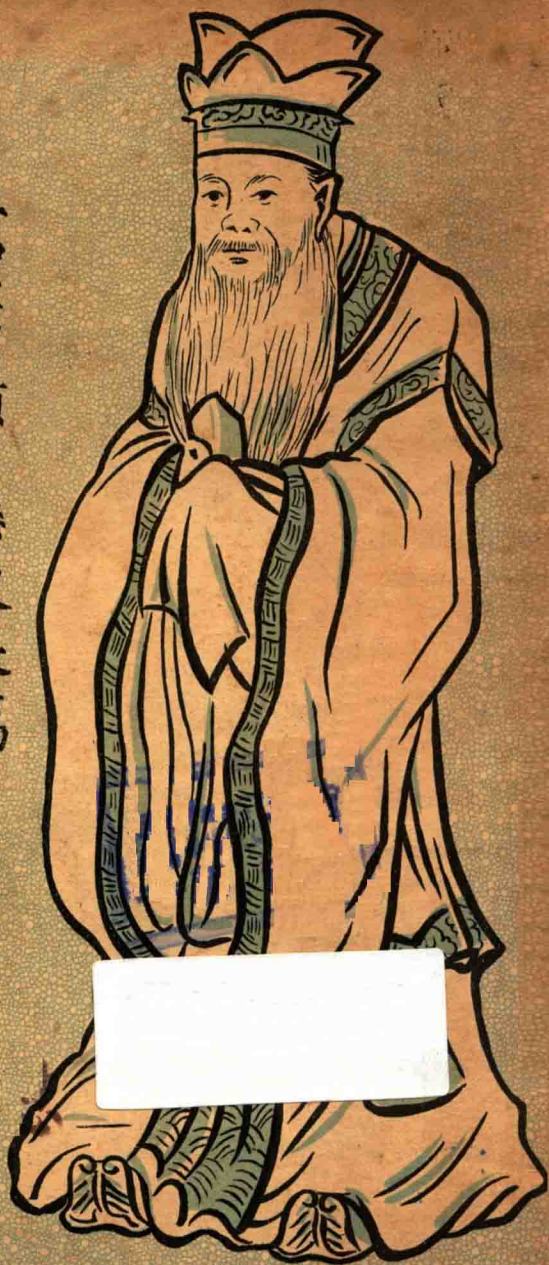


孔子演義

至聖事蹟 歷史長篇



至聖事蹟
歷史長篇

孔子演義卷三

著作者 虞陽丁寅生

第五十一回 駟赤巧計逐侯犯 仲尼服衆赦不狃

且說侯犯得報居民奪甲圍署，急命家人請駟赤到署議事。駟赤並不推辭，即隨來到署，心中早已打定主意。及見侯犯，就頓足說道：「糟了，全城居民都不願附齊，守城兵也附和郈民來圍署，不願意守城了。常言道：衆怒難犯，只恐齊兵未到，吾公的生命已被全城居民所害，如之奈何！」侯犯長嘆道：「功敗垂成，說也痛心，目前但求免禍，不過郈衆聲勢汹汹，諒難驅散哩？」駟赤答道：「赤當捨命送公及眷屬出城，立刻收拾細軟，連同寶眷速速出城，遲恐有變。」侯犯已

急得六神無主，由駟赤吩咐侯氏家屬，收拾細軟金銀，用車十乘連人裝載，侯犯執矛隨車保護，駟赤在前開路，向圍住衙門的百姓說道：「讓開走路，放侯氏全家出城去。」侯氏既走，齊兵無名入城了。百姓齊聲答應，走過一邊，駟赤引着侯氏車輛，一路直到東門，開放城門，城外並無敵兵圍住，原來駟赤預先知州仇放棄東門，讓侯犯出奔，免得在城內作困獸鬥。侯犯見城外並無敵兵，便向駟赤拱手作別，保着家眷投奔齊國去了。駟赤來見州仇，報告侯犯已被臣用計逐走了。接着把逐走的經過，略說一遍，州仇讚賞他足智多謀，卽委他爲郕邑宰。次日召集工匠，把城牆卸去三尺高度，以符初制。州仇得報，穰苴屯兵在邊界上，便命駟赤備了十車猪羊牛酒，送往齊營犒師。穰苴已知侯犯棄城逃遁，及見駟赤來犒師，以禮接待，口稱奉君命來助叔孫大夫討賊的。現聞侯犯已棄城逃亡，亂事告平，吾師未曾出力相助，承賜這許多犒師禮物，愧不敢

當。駟赤趨奉了幾句，送齊師拔隊歸去，然後回城復命。州仇就同無忌班師回轉。話分兩處，書是並行的。當侯犯據城抗叛，公山不狃同時也據費邑變叛，野心更大於侯犯，要想挾持魯君，滅亡三家，由他代理季斯的位置。不狃素知孔子是名滿天下的聖人，若得孔子來輔助，大事可成，三家若然逃往隣國，借兵來問罪，自有孔子以禮卻敵，好把他做靠山用的。於是用重禮，附以聘書，派人送至曲阜孔子宅，孔子接見，來人說明奉費邑宰使命，敦請大司寇前往商議國事。說罷，呈上禮物及書信，孔子拆閱來書，寫着：

「費邑宰公山不狃頓首致書於孔大司寇左右：吾魯自從三桓專政，君弱臣強，人心積憤，非一日矣！不狃雖爲季氏宰，心慕吾公名滿天下，願以費邑歸公爲公臣，輔公以鋤強暴，振興公室，俾魯國復見周公之盛治。公若見許，請速移駕過吾，共策進行。不腆路犒，伏維不棄。」

孔子看罷，將書收過，把禮物推還來使道：「丘極願同你們大夫一見，不過丘是朝中大臣，若有遠行，不得不奏明君上請假，你收了禮物先回去，轉告你們大夫，若得魯君許行，丘卽來費，不許行，便作罷論。」來使問道：「大司寇可是實情話麼？」孔子答道：「丘有生以來不曾說過一句虛言的。」來使又將禮物送過，孔子執意不受，來使只好收了，告辭回去復命。不狃見原禮帶回，已知孔子卻聘不來哩。這時恰巧派出的探子來報：「叔孟二氏攻打郕邑，被侯犯殺得大敗。」不狃大喜道：「侯犯取勝，足以牽住孟叔二氏的兵車，都城空虛，我正好殺上曲阜，魯國在我手掌中了。」立地召集部下精卒三百人，命他們扮作商人，把武器藏在商貨箱中，分道混入都城，到叔孫輒家中會齊，并約輒爲內應，到東門接我入城起事。部下領命，裝扮商人，先行出發，不狃又令胞弟不擾召齊費邑壯丁，隨後接應。分派既定，自己內穿戎裝，外罩大氅，帶着四十名勇士，把武器藏在車箱

中駕車十乘，由費邑出發。不擾率費衆步行後隨。不狃驅車前進，行至午後，已抵都城東門，叔孫輒早已等候着，上前迎接，驅車入城，東門早有苦越奉孔子命，在那裏盤查行人，瞧見這起商人行跡可疑，上前攔住搜查。叔孫輒大怒道：「這是我採辦商品的夥紀，誰敢搜查。」說罷，帶着十乘車，奪路入城，逕向家中而去。苦越看出車上與輒並坐的，好似不狃，情知有異，急派人分頭飛報孔司寇、季斯及魯君。孔子得報，即來季氏新第，命子路召集家甲，保護此宅，并囑季斯不可妄動。正這當兒，定公派內侍來召孔子。孔子應召入宮。定公見面就問道：「公山不狃得叔孫輒爲內應，率亂黨喬裝商人，混入都城造反，如之奈何？」孔子奏道：「守宮衛兵，只恐寡不敵衆，命他們把守宮門，不容亂黨入宮，驚擾宮眷。臣請御主公速往季氏新第暫避，那裏武備充足，足以平亂。」定公依言，傳命衛兵嚴守宮門，倘遇亂黨殺來，向他們說：「君駕已往季氏新第，驅逐他們到季氏

面君說罷，由孔子保護登車，急急趕至季氏門前下車入內，孔子引君登新築的高台，命子路率季氏家甲到台前護駕，一面命召司馬申句須、樂頤各率精卒預伏台後，專等亂黨來犯。且說公山不狃隨叔孫輒回家，先遣隊士齊來聽令，不狃向輒說道：「起義總要有個正當的話頭，我等此舉，以強公室抑私家爲名，必須先劫魯君，方可假傳君命，明正季斯的罪惡。」叔孫輒稱善，不狃派輒至東門，接應大隊步兵入城，圍困季氏住宅，輒應命而去。不狃親率三百名精卒，各執武器，一路吶喊助威，直撲公宮，向守宮門衛兵聲明請君出見，請旨除奸，並無惡意。衛兵答道：「車駕已同孔大司寇避往季氏新第去了。」孔司寇留言，如果你們要面君請旨，速往季氏新第去，不許在此驚擾宮眷。不狃急率亂黨鼓譟來攻季氏新第，子路率兵禦戰，無如季氏的家甲，從未經過戰陣，只能看家防賊，遇到這班人人拚命作殊死戰的亂黨，那裏抵當得住，被亂黨殺得落花

流水，傷的傷，逃的逃，子路本來不願意做權門的走狗，豈肯替他出死力相拚，祇在後面督戰，並不上前廝殺。在這危急的當兒，正遇申句須樂頤二將，各率本部精兵來保駕，從亂黨背後殺來，不狽揮衆迎敵，混戰一回，亂黨受傷頗多，不狽正想敗退，忽見叔孫輒不擾，催費衆來助戰，又惡戰了多時，殺得尸橫遍地，血流成渠。孔子扶定公出立台前，命原思高聲傳語道：奉君命，令雙方停戰。亂黨死傷無算，巴不得停戰，申樂二將聽得君命停戰，不敢不依，率隊退入台後。孔子就向亂黨說道：君上在此，你們都是費邑的老百姓，爲什麼不肯安分營生，要助亂黨造反？敗了你們，送掉性命，勝了是不狽的倖福，難道你們不懂順逆的嗎？君上不忍見你們盡做刀頭之鬼，傳諭速速解甲跪台下，赦你們死罪。亂黨聽得清楚，個個樂從，一剎那卸甲拋戈，堆積成坵，一齊跪倒在台下。不狽急得面如土色，四顧只賸叔孫輒不擾兩人沒有解甲，心想大勢已去，三十

六著，走爲上著，還是趁早逃吧。轉念之間，卽同兩人驅車而逃，逕歸費邑，收拾金銀珠寶，帶着家眷，逃往吳國去了。都中亂事告平，定公還宮，季斯欲派子路追殺不狃，孔子說道：窮寇莫追，放他出亡吧！季斯稱善，卽委苦越爲費邑宰，拆去城牆三尺，仍復初制。且說孟孫無忌見郈費二邑皆已隳城，自己的成邑，當然也要拆去，素知公斂陽服從命令，便派家臣往成邑傳令公斂陽依照費郈二邑，隳城三尺復舊制。公斂陽遲疑不決，向來使含糊答應，來使告歸復命。公斂陽素知少正卯足智多謀，立地繕就書信，差心腹持函趕往曲阜，逕至少正卯面前問計。卯剖封展閱來書，不加思索，繕就復書，交來人帶回。公斂陽拆閱復書，上面寫着：

「費郈二邑，因邑宰抗命，隳城逐走，法所當然。吾子忠事孟氏，非一日矣。未曾參預抗叛，若亦隳城，何以別子於叛臣乎！况成邑位居邊界，乃魯國

北門之鎖鑰，若然遵命墮城，一旦齊寇侵魯北鄙，何恃以資守禦耶？吾子依此意回答，雖不墮城，不能責汝抗命也。」

要知成城墮與不墮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▲▲
廿回

古本水滸

實售洋六角

坊間百廿回水滸。後五十回皆將征四寇等硬湊而成。與原本不接。本書確係古代原本。與七十回緊接。故極爲名貴。不可不讀。

▲▲
教十八俠

科學奇俠傳

實售洋六角

本書中有出人頭地之人物。能利用科學方法。而出其行俠作義之手段。做出許多驚天動地之事蹟。誠別開生面之創作巨著。

上海中西書局獨家發行

第五十二回

保城垣公斂陽信讒

請斧鉞少正卯受誅

且說公斂陽看過少正卯的復書，正合己意，於是召集在城的壯丁，向他們說道：城垣是全城居民的保障，現在孟氏傳令墮城，本官不忍見齊寇來侵犯時，無城閉守，全城勢必洗劫一空，因此主張保存不墮；只怕孟氏派兵來硬行拆毀，你們必須幫同兵士協力防守，保存城垣，就是保全你們的身家，你們願意出力麼？數百壯丁，齊聲答應願意協力防守。公斂陽命人取出軍裝武器，散給壯丁，把守城兵士編成四隊，分守四門，一面用書信派人送呈孟氏，無忌拆閱來書，上面寫着：

「呈復主公麾下：陽非敢不遵命令，實緣成邑爲吾魯北門鎖鑰，深恐齊寇一旦猝至，無城堞固守，全城生靈塗炭，非但陽私心不忍，全城居民身

家所繫，一律主張保存；陽順從民意，願捐此身，與城共存亡，不敢違反民意，拆動一磚一堞。臣公斂陽百拜具覆。」

無忌看罷來書，吩咐來人回報，且等後命定奪。來人回成復命不在話下，無忌挾信來見孔子，說道：「公斂陽素來惟命是聽，現在忽然抗命不肯隳城，有書信在此。說着遞過書信，孔子接閱一遍，說道：『陽初意不敢抗命，問計於卯，卯乘機挑撥，教他這樣回復的。』」無忌問道：「夫子是憑空測度呢？還是確實的斷語呢？」孔子答道：「丘得自州仇談及，他有心腹派在少正卯家充僕役，眼見陽派使去問計，卯復書叫他這樣措辭回復你的。你問州仇便知聞人的種種罪惡，這次費邱變叛，也是他挑撥出來的。」無忌微嘆問道：「卯官居少正，政績毫無，專幹挑撥離間等惡事，意欲何爲呢？」孔子答道：「他把強公室，抑私家爲口頭禪，挑撥三邑宰叛主作亂，他在暗中主持，想把三家同孔丘一起打敗出奔，他纔可奪取相

位，大權獨攬了。幸爾州仇爲了叔孫輒和他往來密切，暗地裏派心腹投入卯家充僕役，才能探出他的野心，並教唆侯犯不狃叛變，現在又把一個忠實家臣說變了。咦！不殺此人，三家永無寧日哩！無忌沈吟了一回，說道：他是聞人，惡迹未顯，殺之只怕貽人口實，只好且作緩圖。孔子說道：是啊。當然不能急切從事，成邑也只好暫擱不隳，等到將來再說。無忌欣辭回家，不在話下，且說季斯收回了三處汶陽田，每年增多數十萬財賦，都靠着孔子的能力，并且平靖費亂，也靠孔子的計謀，幾次欲把食邑田賦謝孔子，孔子堅辭不受，季斯無可報答，且知自己才幹遠不及孔子，便入宮奏明定公，把卿相的位置，讓給孔子。定公便降諭授孔子爲上卿，孔子入宮見君，請收回成命。定公說道：這是季氏誠意相讓，謝卿收田平亂之功，何必謙辭，況且當此以強凌弱的時代，季氏治理家政，尙且被陽虎謀叛於前，不狃倡亂於後，寡人怎敢再以國政大權付托他

呢！現在他自願相讓，正合寡人心願，卿勿堅辭。孔子說道：斯三世有大功於魯，乃是國家的重臣，丘是一介寒儒，且係斯所荐舉，奪他官職，理所不容，暫時命臣兼攝相事，斯的上卿官銜，保留勿撤。定公准奏，立時降旨，特派大司寇孔丘兼攝相事，會同國卿季斯參知政事。孔子謝恩出宮，來訪季斯，斯已接到諭旨，竭誠接待，特設盛筵相賀，盡歡而散。嗣後遇到政事，斯皆聽孔子主裁，從無異議，偏有少正卯遇到孔子有所建議，總要吹毛求疵，不是說害多利少，定是說古法難行，定公有時也被他煽惑，不嘉許孔子的建議。一日，有名公徒恩的，向司寇衙門控子忤逆，孔子提訊逆子公徒雄，供稱十八歲，並無兄弟，祇有一姊已出嫁，昨日飲酒過多，帶醉歸家，父親面加訓斥，民即出言挺撞，父親取杖撲責，吾酒醉無知，竟把父親推跌於地，額觸石尖，血流滿面，民即逃避，父親聽信大姊教唆，來此告忤逆，竟欲置民於死地，伏乞恩赦。孔子不加判決，吩咐送往

牢獄中拘禁。延擱一月，公徒恩經親友勸解，說他只有一子，何忍使他常囚獄中，恩卽具狀投案，請求銷案開釋。孔子批准，提出公徒雄，教訓了一番，給公徒恩帶回。少正卯聽得了，向季斯說道：孔司寇從前向人說：治國以忠，治家以孝，虞舜以孝治天下，足爲後世法。前月有老人赴司寇衙門，因爲被兒子打得頭破血流，控告忤逆，按法當置重典，殺一不孝，以教民孝。孔司寇竟然赦罪開釋，如此破壞法度，怎能以孝治天下呢？季斯以卯言告孔子，孔子長嘆道：不教以孝，置諸重典，分明是無辜被殺。司馬出兵，三軍大敗，不可把敗兵一律斬首；司寇聽訟，情有可原，不可以執法加刑。這個因爲罪不在民，卻在居上位的不曾先行訓教的緣故。尚書云：「義刑義殺，勿庸以即汝心，惟曰未有慎事。」這是說用刑殺皆當以義，弗能逞你的心。又云：「刑事未有發見，必先謹慎。」那是說先施以教，而後施刑。所以古聖王治國，先陳道德以服民，次舉賢能以勸民，懲治

奸惡以儆民，然後定刑法以憚民，這樣經過三年，百姓都受教化而安分守己了；苟有不從化的邪民，那末處以刑罰，可收懲一儆百之效。今世不依古法，教化不行，刑罰繁重，使愚民迷惑而陷於法網，於是刑愈繁，盜賊愈多！丘不忍公徒氏的兒子，不教而誅，拘囚獄中，待乃父憤平而哀憐獨子，自來銷案求釋，使他父子團聚，就此父慈子孝，公徒氏不復有忤逆兒了。卯但知破壞丘的政見，不恤混淆黑白，他既然與丘勢不兩立，丘爲魯國社稷安全計，將殺之免遺後患。季斯也知卯兩次挑撥家臣叛亂，不是好人，不加勸阻。孔子即入宮，向定公奏道：魯國積弱不振，由於忠佞不分，刑賞不立。臣聞老農種田，培護嘉苗，先去莠草；聖王治國，選拔賢才，先除奸邪。願主公勿事姑息，當請出太廟中的斧鉞，陳列兩觀之下，臣蒙君恩，授職司寇，專司刑戮，敢請畀臣以便宜行事，以成肅清奸邪之功。定公准奏，即命有司隨駕赴太廟，請出周公征東時所用的斧鉞，

陳列於殿前兩觀之下。來朝定公視朝，季斯和孔子率衆文武入朝畢，孟孫無忌奏道：臣蒙先君賜成邑爲祿養，現因城堞過高，有違定制，有主張拆墮的，有主張保留以固邊隅的，究應如何辦理，請旨定奪。定公卽諭孔司寇裁決。孔子奏道：先徵衆文武意見，由臣參酌衆議裁決，方能服衆。定公卽命衆文武參議。少正卯忽想迎合孔子的心理，首先發言道：墮城有六便，自無保留之理。孔子問道：什麼叫做六便？少正卯答道：一便是國無二尊，曲阜爲君上所居，城堞以高爲貴，臣下食邑，無過百雉之城；二便是歸重都城形勢，非他城所可比擬；三便是抑制私門；四便是使跋扈家臣無所憑藉；五便是可平三家之心；六便是使鄰國聽得魯國興革當理，知所敬重。無忌說道：墮三城，是我們三家動議的，說什麼可平三家之心呢？孔子奏道：少正卯慣事挑撥，實爲釀亂的禍階，成邑已成孤立之勢，況且公斂陽深明忠義，決無憑藉跋扈之理。所詢衆議，乃因成